

# 板栗清甜岁月长

管淑平

刚到九月,诱人的板栗就稚气未脱地爬上了枝头。一颗,两颗……一枝枝,一簇簇,相互挨挤着,活像嬉戏的孩童,充满朝气,惹人喜爱。

板栗树是一种朴素的树。“栗在东门之外,不在园圃之间,则行道树也。”《诗经》是这样记述板栗的。这种低调的植物从古朴的年代起就陪伴着我们,历经了无数风霜雨雪,见证了无数时代更迭,直至今日。这完全应了民间所流传的那句俗语:“八月的梨枣,九月的山楂,十月的板栗笑哈哈。”

农村老家自然是少不了板栗的。小时候,我常和奶奶在秋天去打板栗。奶奶背着背篓,我拿着一根长杆,走过崎岖山路,慢慢悠悠地爬上山坡,就能见到板栗树的影子。这种乔木喜光,常长在向阳面。树很高,耐旱又耐寒,生命力旺盛,和农村人骨子里的秉性一样,积

极、执着又憨厚。黄灿灿的果子被壳裹住,低调而谦卑,壳外长有硬硬的刺,宛如一个个挂在树上的小刺猬。

我站在树下,迫不及待举起长杆挥动着,树上的那些“小刺猬”瞬间就获得了解放,一个个如流星般投入了大地的怀抱。见此情景,我赶紧放下长杆,弯腰去捡拾,结果肉乎乎的小手被刺扎破,鲜血直流,疼得跳脚。奶奶心疼我,在旁边采了几片蒿叶,揉碎敷在我的手上,立马“妖怪尽除”,不疼了!奶奶嘱咐我千万要小心,农村人伤了跌了只能靠自己恢复,够遭罪的。

回家后,奶奶就在院里剥板栗,我在一旁趁机偷吃生板栗。生板栗清清脆脆,还透着一种微微的甜香味儿,很是解渴管饱。奶奶用菜刀在每一个板栗上切一个小口,放进锅里,倒入适量的水,小火煮上一会儿。等冷却后,再将锅里的

板栗捞出来放进油锅里翻炒几下。奶奶说板栗不好剥,硬壳剥去还有一层浅壳,浅壳里面又覆了一层毛茸茸的皮,用这个法子处理一下,就变得简单易剥。

奶奶已过世多年,每每看到板栗,我总情不自禁地想起有奶奶陪伴的日子。我小时候在奶奶身边,学到的东西很多,但唯有剥板栗,把板栗变为美食最为深刻,也许这就是我从小是个胖子的原因吧!后来我将这个方法告诉了母亲,母亲很快琢磨出了新的做法。想起那些与亲人在一起烹制板栗的日子,心里暖暖的……

入秋风自凉,亲情岁月长。那甜滋滋的板栗是岁月的恩泽,是季节赠予人们的礼物。那清甜清甜的栗香中,有亲情的温馨,有家人爱的凝聚!

# 母亲的“邻里外交”

佟雨航

母亲没来家里之前,我和楼上邻居的关系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。

事情的起因是邻居的儿子。我家在街面上开了一个小超市,妻子负责日间经营,我负责晚间经营且住在店里“防盗”。由于熬夜和疲劳,我睡眠严重不足,白天需要回到家里补上一觉。可偏偏楼上邻居的儿子放暑假呆在家,那时电视里正播《李小龙传奇》,邻居家八岁大的儿子一大早就起来挥拳踢腿,大练武功,震得我棚顶咣咣直响,搅扰得我睡不好觉。

开始的几天,我一直隐忍着,可熊孩子变本加厉,一天里没个消停的时候,不是练武功,就是拍篮球。我终于忍无可忍,气冲冲上楼“兴师问罪”。邻居女人却护犊情深,蛮不讲理地与我大吵。自此,我们两家近邻“咫尺”变成“天涯”,关系闹得很僵。

不久,乡下的母亲来家里小住。那时已是深秋,各家各户都开始买大白菜贮藏。我把大白菜买回家,摆在楼下的平台上晾晒。楼上邻居也买了大白菜,也晾晒在楼下的平台上。一个周末的傍晚,一场绵绵秋雨不期而至,妻子看天下雨了,忙叫我赶紧回家帮母亲遮盖白菜。母亲患有中度关节炎,一到阴雨天腿就疼得厉害,干活很不方便。我连跑带颠地赶回家里,看到自家的白菜已经遮盖好了,母亲正顶着雨,一瘸一瘸地在为邻居家遮盖白菜。我一看气不打一处来,责怪母亲:“妈,你的腿不疼啊?他家人又不

是没有长手,你替他家遮盖什么白菜啊!”母亲却说:“邻里邻居的,住着就是缘分,能帮一下就帮一下嘛。”

周日晚上,邻居一家三口回来了。原来是邻居女人的妈妈病了,他们趁周末孩子放假回娘家去探望。邻居两口子看到他们家遮盖得严严实实没被雨淋湿的白菜,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自那以后,我们两家冰封的邻里关系开始“解冻”。

初冬里的一天,母亲去菜市场买菜。母亲爱吃南瓜,就买了一个大南瓜回来。那个南瓜实在太大了,足足有十多斤重。母亲拎到小区楼下时,已累得气喘吁吁,满身是汗,便坐在楼梯台阶上喘气儿。正巧邻居女人从外面回来,她热情地帮母亲把那个超大南瓜搬上楼。晚饭时,母亲对我说,要不是邻居女人帮她,非把她累出个好歹不可。母亲最后说:“儿啊,你要记住妈的话,远亲还不如近邻呢,与邻亲善就是与己方便啊。”听了母亲的话,我惭愧不已,自认为有些学识和修养的我,竟然要由大字不识一箩筐的母亲来教我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之道,汗颜啊!

自那以后,母亲在楼里展开了“邻里外交”,与邻居们打成一片——帮不在家的左邻收被子,帮有事情外出的右舍看小孩,还给邻里们送一些她亲手腌制的小咸菜……渐渐地,我家与左邻右舍的关系和谐了、融洽了,真要好好感谢母亲这个“大功臣”呢。

休憩

汤青 摄



# 温暖的背影

孙伟

一直与远居乡下的父母聚少离多,想念是常有的事情。想到父亲时,他在煤油灯光下忙碌的背影,就会立即浮现在眼前。

读初三那年,我开始住校,每学期都是周六下午放学回家,周一早晨再回到学校。父母既担心我照顾不好自己,又担心正长身体的我吃不饱,吃不好。每个星期回校时,他们都要用家里的大陶罐装满菜,让我带到学校。那罐菜,一半是经过特别炒制的咸菜。说特别,是因为以前家里吃咸菜极少去炒。物资匮乏的年代,家里平时烧菜都缺少油水,更不用说用油来炒咸菜了。另外一半是鸡鸭鹅肉之类的荤菜,这在当时绝对属于奢侈。这样不算,父母还把平时节衣缩食攒的一点钱交给我,千叮咛万嘱咐,要我在学校多买点东西吃,不要饿着肚子。每次回家,父母更是变着花样给我做一些好吃的。

那年冬天,我照例要周一早晨回学校。夜里,大约四五点钟光景,我被一阵阵诱人的油香味唤醒。很奇怪,怎么会有这样令人馋

涎欲滴的油炸香味呢?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,看见自己和弟弟睡的床铺对面,家里的锅灶上亮着煤油灯。母亲在锅灶后面烧火,父亲在锅灶前一边看着油锅,一边不时从左手边的脸盆里抓一些东西,放在右手拿着的铁铲上,再将铁铲轻轻放入油锅。铲子入油锅的一刹那,伴随着一阵吡吡啦啦的响声,浓郁的菜油香味氤氲满屋。“你到底能不能炸好糍粑呀?”锅灶后面的母亲探出头,一脸疑惑地看着锅问父亲。“第一次学炸,很好。肯定让他回学校前吃上。”父亲说得十分自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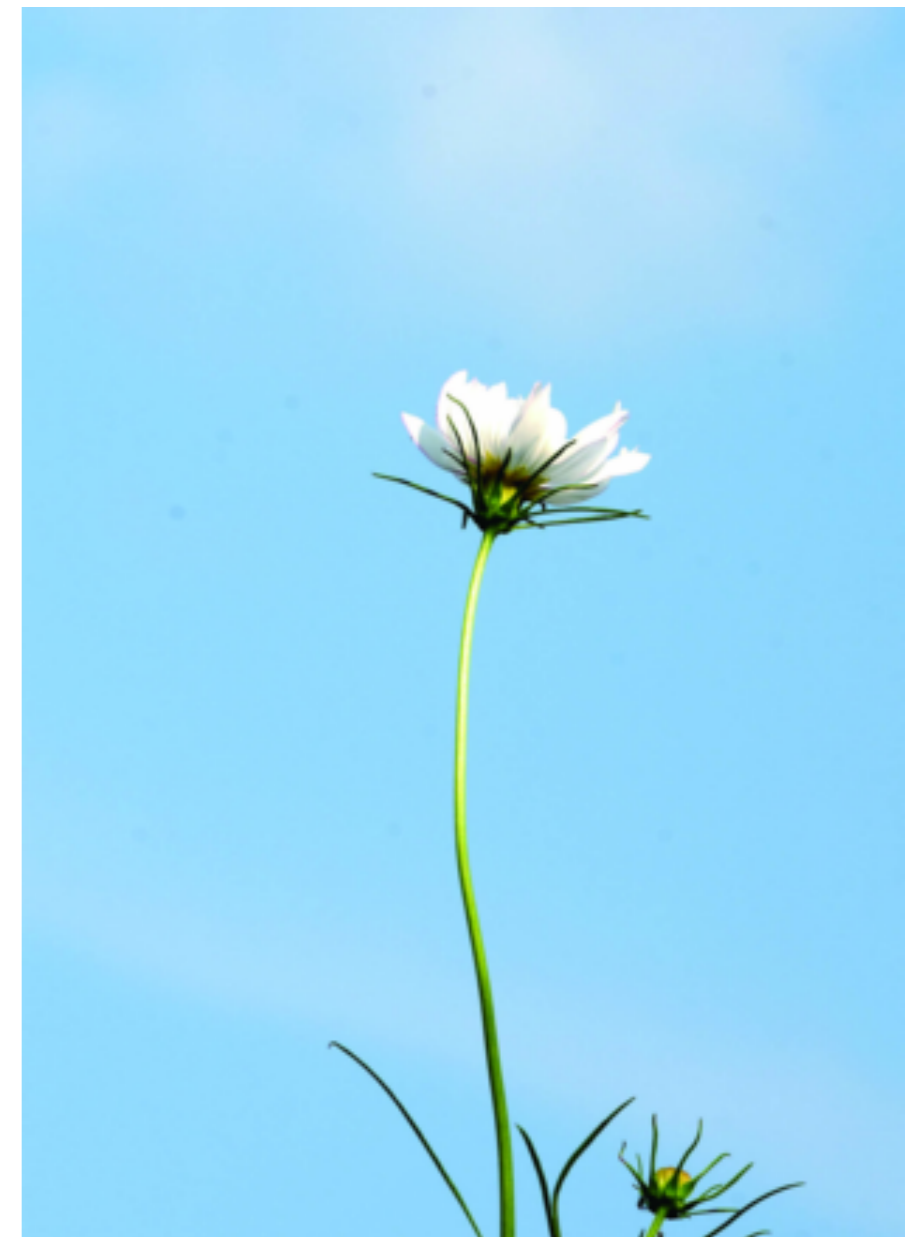
知儿莫若父。我喜欢吃糯米饭和炸元宵,每次家里做这些东西,父亲都会多加一些给我。现在,为了让我能够在回学校前吃上几口热腾腾的炸元宵和炸糍粑,父母就计算好时间,早早起床。他们先把山芋煮至软烂程度,再去皮掺上面粉拌揉均匀,然后搓出一个个小丸子,放入热油锅烹炸。这样炸好的元宵,皮脆、瓢软,透着山芋的甜香,十分可口,是家乡的一道特色

美食。不过,这样的美食除了过年,一般家庭平时是极少做的。做这些东西,不仅仅费时费力,还浪费家里有限的菜油,根本舍不得。

听母亲说到糍粑,我特别诧异。平时吃到的糍粑,都是从街上的油炸店买来的,家里从来没有做过。父亲怎么想到要做糍粑呢?我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,却一点不敢出声,只是躲在被子里默默看着。

微弱的煤油灯火闪动,母亲在锅灶下添草加火,父亲站在灶前忙着炸糍粑。我从被窝里望去,昏暗的煤油灯映照着,父亲只穿着单薄的衣服,背影却显得尤其高大。那背影像一堵墙,一堵为儿女遮风挡雨的墙;也像一座山,一座撑起家庭天空的山。也是从那一刻起,我读懂了父爱如山的含义。

虽然已经时隔多年,虽然从小对我管教严格的老父亲仍然与我没有太多的话可以交流,可是,父亲那灯火前的背影却永远温暖着我,给我信心,让我懂得责任和担当。



素雅

李陶 摄